



蓝天志

傅子奎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6年2月第1版 1976年2月第1次印刷
统一书号：10106·733 定价：1.22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我人民空军初创时期尖锐、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篇小说。依靠谁来组建空军？按照什么面貌来建设空军？小说整个故事情节是紧紧围绕着这个主题来展开的。小说从一批志愿军战士从朝鲜回到祖国学飞行开始，到从祖国天空飞到朝鲜参加空战结束。它体现了，人民空军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按照人民子弟兵的光荣传统建立的。主要英雄人物高翔塑造得比较高大丰满。航校老校长、学员大队政委、学员鲁大力、航医、机械师、炊事班长等英雄人物，也都写得各有特色。

封面画、插图：田克盛

第一章

一九五一年的二月初，正是朝鲜半岛最寒冷的季节。

这儿是朝鲜北部一个普普通通的高地。原来覆盖在地上的积雪，由于美帝国主义的飞机、大炮狂轰滥炸，现在七零八落地压上了泥土，使高地显得斑斑驳驳的。高地上找不到一根完整的树木。那些歪倒的、横腰断掉的树桩，忽明忽暗地闪着一束束余焰；一缕缕的烟尘在半空象流云似地飘游着，空气里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浓烈的火药味。就在这战火硝烟中，就在这高地的最高处，巍然屹立着一杆火红的战旗，迎风飘扬着，发出哗哗啦啦的激动人心的声响。看着红旗那坚强不屈的雄姿，听着红旗那热烈奔放的呼喊，战斗在高原上的中朝两国战士们，尽管战火、硝烟把他们的脸庞熏烤得黝黑黝黑的，尽管他们身上落满了炮弹掀起的泥土和雪花，可他们的神态，就跟这红旗一样倔强；他们的心情，就跟这红旗一样，洋溢着战斗的欢乐。

“高排长，咱们这是打退敌人第十几次反扑啦？”一位佩戴少尉肩章的朝鲜人民军军官边喊边从战壕的右边走过来。

“朴排长，不多不少，刚好三五一十五次。”被叫作高排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边应着边迎过来。

这两位排长，一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高翔排长，一位是朝鲜人民军的朴排长。看上去，年纪都不过二十一、二，长着几乎是一般高的中等个儿，都显得敦敦实实的，要不是相貌衣着的差

异，真还以为他们是哥儿俩哩。不过战斗中结下的情谊，使他们比哥儿俩还要亲近。

这两位中朝排长凑在了一起。他们互相用热烈的目光对视着，彼此的脸上都透出了胜利者的豪情。

是呀，两天前，是他们领着的这两个排最先冲上高地，把红旗插上最高处。这两天来，他们又并肩战斗在同一个战壕里，钢铁般地坚守着这个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高地。他们亲密合作，相互支援，已经打退了敌人的十五次冲锋。眼下，正是午后的两点来钟。太阳透过严冬的薄云和阵地上的烟尘，微弱地照射着生气勃勃的战士们的脸膛。他们正有说有笑地忙碌着。有的在搬运弹药箱，有的在修整工事。

“同志们，加油扛呀，把‘干粮’准备足，让那些饿狼撑个憋饱！”

“咱把工事修得牢牢的，任它饿狼来多少，也别想伸上来一只爪子！”

“撑都撑死了，它还来个屁！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

阵地上，荡漾着中朝战士们准备再战的紧张、热烈气氛，也荡漾着他们的乐观情绪。

两位排长的目光转到了战士们的身上。朴排长自信地说：

“上级要咱们坚持到今天十八点。别说今天十八点了，有这样勇敢、坚强的战士，就是坚持到明天、后天的十八点也没问题。”

高翔深有同感地说：“是呀，因为我们是毛主席和金首相教育出来的战士。”

他们正说着，忽听得天空传来一阵闷沉沉的轰鸣声。阵地上的战士们都停下来，直起身子，手搭凉棚地向天空搜寻去。只见

一架敌机从那遥远的天边，慢慢腾腾地下降着高度，朝阵地方向飞来。

一位朝鲜人民军战士丢掉手中的小铁锹，一把抓过机枪，牢牢地端在手里，大声地对着朴排长请求道：

“排长，咱们把这只老母鸡（指敌人的轰炸机）揍下来，别让它到阵地上来下蛋了！”

“是呀！排长，咱们让它来个鸡死蛋打！”一位志愿军战士嗖地跳到端机枪的朝鲜战友身旁，急眉火眼地瞅着高翔，一下子把机枪架在自己肩上。

高翔眯缝起眼睛，显得稳稳沉沉地朝渐渐飞来的敌机细细观察一阵之后，对朴排长说道：

“朴排长，我看这不是只老母鸡，听这死乞白赖的声音，倒象是只烧鸡（指敌人的侦察机）。 ”

“嗯，看那瘦不拉几的模样，是只烧鸡。”朴排长用征询的目光望着高翔，“部队立即隐蔽吧？”

“好。”高翔点了点头，随即命令道：

“立即隐蔽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战士们真不愿意让敌机从自己眼皮底下溜掉，都用不可理解的眼光询问着高翔和朴排长。

自从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入朝以来，敌机的轰炸、扫射一天也没有停过。敌人妄想用所谓的“空中优势”封锁地面，遏止中朝军队的反攻。高翔是理解战士们对敌机的仇恨和切望战斗的心情的。他克制着自己的感情，声音平和地对大家说道：

“同志们，这不是老母鸡，是只烧鸡。”

“是只烧鸡？”

“对，是只烧鸡。”高翔继续沉稳地说，“别看敌人冲了十五次，

看来还没摸出咱们阵地的虚实，把烧鸡派来侦察了。要是有一百把握揍下它来，那没说的；要是万一打不下来，岂不暴露了咱们的目标和实力吗？”

“高排长分析得对！”朴排长接上说道，“咱们打退了敌人十五次冲锋，可它还没摸到咱们的底。咱们就两个排，说不定它还以为这个红旗飘扬的阵地上，埋伏着千军万马哩！让敌人糊糊涂涂地打下去吧！”

战士们钦佩这两位排长有眼力，有头脑。架在肩上的机枪放下来了，一个个在战壕里隐蔽起来。

“别看咱们是两个排，要说上百上千也对。”高翔伏在战壕里，侧着脸对朴排长道，“我们的战士，谁个不是以一当十，以一当百，这不是上百上千啦！”

“你算得再准确不过了！”朴排长由衷地称赞道。

在这两天的时间里，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，敌人组织了十五次反扑，兵力由一个排增加到一个连，由一个连增加到一个加强连，又由一个加强连增加到一个营，时而企图集中突破，硬往上冲；时而又兵分几路，以求一逞。敌变我变，灵活机动。它集中硬冲，咱集中火力死打一点；它分兵几路，咱分散火力应付，直打得敌人尸横遍野。眼下敌人出动侦察机，表明敌人被打怕了，确实摸不着咱们的底细。

敌人的侦察机哼哼唧唧地飞过来了，斜着翅膀在高地上空转悠了两圈，大概除了那杆火红的战旗，别的什么也没有窥测到。于是，又降低了高度，几乎是步枪子弹都可以够上它了。战士们把身子紧紧地贴在地面上，屏住呼吸，强压着内心的怒火，愤怒的目光随着敌机的飞行方向移动着。敌机又接连转了两圈，看来没有什么油水可捞，只好扑扑嗦嗦地扫兴而去了。

望着敌机飞远了，消失了，战士们这才从地面上一跃而起，在战壕里伸了伸屈得又酸又麻的手脚，立即又风风火火地在阵地上准备起来。寂静的战壕里又响起了两国战士搬运弹药、修整工事的叮当声和豪放的说笑声。

现在，敌人仍然毫无动静。这种反常现象，引起了高翔的警惕。别看他年轻，嘴上光溜溜的，可有心计了。他十分善于思考，能从敌人的每一次反扑中捕捉其特点、规律，正确地部署下一次的战斗。当下，他预感到，敌人的第十六次反扑，将比任何一次都疯狂、残酷。他巡视着这个打不垮、攻不破的钢铁般坚固的阵地，深深知道它的战略意义。

这个只有百十米长，二百来米高的阵地，是敌我双方通北往南的咽喉。敌人向北反扑要通过它，我们向南进攻也要经过它。因此，它是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。

高翔心里想道：不管敌人变换什么花样，反扑有多疯狂、多残酷，不管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，阵地一寸也不能丢！

战斗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了，中朝两国战士都静静地半卧着身子，仔细地观察着阵地下那片开阔地的动静。他们有的把脸紧贴在机枪上，有的把步枪稳托在肩胛骨上，有的把手榴弹紧攥在手上。仿佛敌人一出现，他们就会立即扣响板机，拉开弦，痛痛快快“迎接”敌人。

可是，等了好久，什么也没有看见，什么也没有听见。只有阵地最高处的那杆红旗，在半空中威风凛凛地飘动着，哗哗啦啦地抖响着。

战士们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你一言我一语地骂着、嘲笑着敌人。

机枪手说：“这些草包再不来，我的手心都快痒烂了！”

攥着手榴弹的战士说：“有种的快来吧，咱让它们坐飞机上西天见上帝去！”

瞄着步枪的战士说：“你让他们坐飞机上西天，我让他们吃了蹦豆吐不出来！”

看着战士们这种高昂的革命热情里流露出来的急躁情绪，高翔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做动员工作。他两眼热切地望着战士们，压着声音说道：

“同志们，心急喝不了热粥。敌人前十五次反扑差不多每隔两小时就来一次。这回他们败回去五个小时了，还没见一点动静，看来这次反扑将比任何一次都凶狠。我们要把情况想得复杂一些，决不让敌人的爪子伸到咱们阵地上来。”

听了高翔这番动员，战士们又静了下来，耐着性子，全神贯注地盯着山下那片开阔地。

“轰！——轰！——轰！”

突然，一排从敌人方向打来的炮弹在阵地上爆炸了；紧接着飞来好几架敌机在阵地前后左右漫无目的地扔开炸弹了。顿时，炮声震耳，烟雾腾腾。这是敌人反扑开始的前奏，等大炮轰得差不多，飞机炸够了，好利用烟雾的掩护，向我阵地发起进攻。的确，阵地上一片浑浊，什么也看不清。

敌人的炮击和轰炸停止了。战士们一双双眼睛瞪得溜圆，透过飘飞的硝烟尘雾，隐隐看见开阔地上闪动着黑压压的一大片身影，向阵地冲来。

高翔暗暗估摸着敌人的兵力，大概不少于两个营。“来就来吧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！”他一边在心头鼓着劲儿，一边想着对付的办法。虽说是敌众我寡，但居高临下，地形对我十分有利。突然，机枪手急火火地向他请求道：

“打吧，排长，我这玩艺儿想发言了！”

“别急，把这些家伙放得近近的收拾它们。”

敌人弯着腰，从开阔地带渐渐向山下接近。一到山下，这群乌合之众发出一片混乱的嚎叫声，替自己壮着胆；同时，黑眉瞎眼地乱放枪，开始向高地涌来。等它们爬到离我们阵地一百五十米左右的时候，高翔和朴排长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会意地点点头，然后，把举在半空中的拳头朝下狠狠地一压：

“打！”

四挺机枪好似拴在一根弦上一样，随着这一声喊“打！”从不同的位置“哒哒哒”地打响了。一梭梭的子弹朝着蜂拥而来的敌群，急风暴雨般地倾泻过去。刹时，象伐树一样，敌人一个个应声歪倒在地。有些敌人被打得害怕起来，扭屁股就往回跑。要不是那些当官的用枪威逼着，没有一个再有胆量往上冲啦！

敌人真叫多呀，一部分已冲到了离阵地四、五十米远的地方。于是，战士们把手榴弹甩了出去，炸的敌人血肉横飞。

阵地上，交织着机枪、步枪的射击声，手榴弹的爆炸声。战斗在紧张、激烈地进行着。

就在这时，高翔朝下望去的双眼瞪直了。他清楚地看到，开阔地上又出现了一大片敌人。显然，敌人是孤注一掷，妄想用人海战术，硬夺回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地。高翔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意图，同时也感到了形势的严重性。他回头看了一下那杆火红的战旗，心里想道：高地一定要守住，一寸也不能丢！正是这个坚强的信念促使他绞尽脑汁地想着对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单靠阵地上仅有的火力，压下敌人的这种人海进攻，是非常艰难的。

“高排长，敌人来的太多了，火力有点压不住！”机枪手一边射击着，一边着急地向他喊道。

机枪手的喊声象沉雷在他心中爆炸开来。形势的变化是如此的出其不意，怎么办？经过一番紧张的思索，他心头拿定了主意。他大声地喊道：

“话务员，向指挥部报告，请求大炮支援！”

话务员摇了摇电话摇把，按照高翔的指示，向指挥部呼叫着：

“一号，一号，我是红旗，我是红旗！”

“红旗，我是一号。高地的情况怎么样？”话务员的听筒里响起了指挥部首长的询问。

“敌人的第十六次反扑，集中了大量的兵力，分批向阵地扑来，我们请求……”

话务员的话还没说完，飞到阵地上空的敌机一头俯冲下来，肆无忌惮地扔下一排炸弹，在阵地上轰轰轰地爆炸开了。炸弹掀起的强大气浪卷着炸翻的泥土和雪片，呼地一下将话务员推倒在地。

高翔把目光从敌群方向收回来，转向话务员急火火地问道：

“怎么样，跟指挥部联络上了吗？”

话务员一骨碌从地面跃起来，顾不得抖掉满头满身的泥土和雪片，敏捷地跑回自己的岗位，操起电话又继续呼喊道：

“一号，一号，红旗请求大炮支援，把敌人压下去！”

高翔目不转睛地盯着话务员，满怀期望地等着指挥部首长的回答。

可是，话务员没有听到指挥部首长的回答，忙又喊道：

“一号，红旗请求大炮支援！”

高翔催问道：

“指挥部同意吗？”

话务员没吭声，使劲地摇晃起听筒来，脑袋歪过来歪过去地

检查着，看电话机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。

高翔提高了嗓门儿：

“话务员，指挥部同意了吗？”

“没有声音了！”话务员闪着焦躁不安的眼光，“联络中断了！”

“什么？联络中断了？！”高翔的心急剧地收缩了一下。真急人，早不中断，晚不中断，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中断！

“刚才敌机轰炸，一定是炸断了线路。”话务员放下听筒，请示道，“我去查查线路！”

“不。”高翔用手势制止道，“我去，你坚守岗位，坚持与指挥部的联络。”

说着，高翔飞身跃出战壕，朝刚才敌机轰炸的位置跑去。他雪亮的眼睛在阵地上来回寻觅着。很快发现电话线果然是被炸断了。他抓起炸断的一端，用力地拉着，身子向另一端倾斜倒去，想把另一端抓在手里，然后将断掉的电线联接上。可是不行，任他怎么拉，电线一点也没有挪动，根本够不上另一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有些纳闷。他掉回头向高地下望去，只见第二批出动的敌人已越过开阔地，向高地靠拢过来。形势如火，迫在眉睫。现在是多么需要大炮的支援呵！可是，高地与指挥部的联络又偏偏中断了，高翔心里急的油煎火燎。这用战斗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高地，这用战斗保卫了两天多的高地，难道说在敌人第十六次反扑的时候要丢失吗？想到这里，他感到一阵揪心撕肺的痛苦，难过得几乎快掉下了眼泪。一个共产党员，一个革命战士崇高的荣誉感和责任心，强烈地驱使着他，使他浑身焕发出巨大无比的力量。他把电线搭在肩上，象一个拉船的纤夫一样，身子弯着，头和胸脯几乎贴着了地面，终于把被敌机轰炸时深压在泥土里的电线拉出了地面，与另一端电线够上了。他感到无限的欢欣，用满

是泥土的手揩了一把脸上的汗水，然后用牙狠劲咬断电线两端的皮线，将两个线头扭在了一起，紧了又紧，生怕它再断似的。这条被炸断的线路又接通了。高翔兴奋地向话务员命令道：

“话务员，向指挥部联系！”

“是！”

话务员灵活地摇着摇把，听筒里立即响起了指挥部急促的声音：

“红旗，联络怎么中断了？”

“一号，线路被敌机炸断了，刚接好。”话务员先汇报了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又马上报告道，“一号，红旗……”

没等话务员报告完，敌机又飞过来了，又是一阵轰炸，只听得听筒里咔嚓一声，便再也传不出话，再也听不到指挥部的声音了。话务员向高翔疾呼道：

“高排长，与指挥部的联络又中断了！”

高翔的身子立时震颤了一下，对阵地的担心也随之增加了几分。这时，他猛然听到人民军朴排长那宏亮、坚定的声音：

“同志们，我们要誓死保卫红旗，守住高地，坚决压住敌人的反扑！”

战壕里的机枪手们干脆跃上来，把机枪平端着，愤怒的火苗冲出枪口向敌人射去。

听着朴排长这激昂的声音，看着战士们誓死保卫高地的高昂情绪和勇敢精神，高翔顿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。他很快找到了敌机炸断的线头。

但是，这回他却再也无法联接上了。因为电线被拦腰炸断了足足有一米多长，不知飞到了什么地方。他清楚地知道，现在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一截电线，与指挥部的联络才

能构通。可是，电流通过人体是非常难受的。为了战斗的胜利，高翔没有半点犹疑，他果断地用左手抓起电线的一端，然后伏下身躯，用右手抓住电线的另一端，一掉头，向话务员喊道：

“话务员，线路接通了！”

话务员向上望去，只见高翔全身压在地上，两手直直地把线路联接起来。他不忍心地喊道：

“高排长！”

高翔镇静自若地说：

“同志，与指挥部联络吧。”

话务员的手慢慢按到了摇把上。只要他一摇，电流就会立即通过高翔的全身。他仍有些犹豫不决，迟迟不肯摇动摇把。

高翔看出了战友的心思，瞪着大眼断然命令道：

“为了保卫高地的胜利，快与指挥部联络！”

话务员看到了高翔坚定的眼神，听到了高翔的命令声，强忍住内心的痛楚，剧烈抖动着手，摇动了摇把。

高翔脑袋嗡地一声响，顿时周身感到一阵发麻，身子也猛地在地面上弹了一下。他明白，线路接通了。他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感，脸上洋溢着希望的笑容。他死死地抓住线头，让电流从自己的身上通向指挥部。他特别注意地听着话务员的声音。

“一号，红旗向你报告……”

该死的敌机象是认准了这个目标似的，又一次地飞扑过来，扔下一大批炸弹，把线路又炸断了。

说来也巧，这次炸断的两米多电线正好在高翔身边。这样，断掉的线路加起来足有四米长，高翔的两只手再怎么伸，也够搭不上。

高地下的敌人在战士们的射击下，乱糟糟地倒了一地。但他

们仗着人多，仍一个劲儿象黑色浪涛一样，向阵地排涌而来。

高翔拚尽全力拉着电线，但总是够不上另一端。正在他焦急思虑的时候，倏地感到自己空着的那只手被人抓住了。他扭头一看，不由得心里热浪奔腾。原来，是人民军朴排长突然出现在自己身边。

“朴排长，你这是——”

“高排长，让我也来当一截电线，咱们一起构通与指挥部的联络！”

真是雪里送炭呵！高翔感动得想要说点什么，竟一个字也出不了口。两个人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，便手拉手地接通了线路，异口同声地向话务员叫道：

“线路接上了，联络吧！”

话务员见中朝两位排长手拉着手，用身体导电接通了线路，心里一阵发酸。一边摇着摇把，一边淌着热泪，用颤微微的声音呼叫着：

“一号，高排长和人民军朴排长用身体导电接通了线路。”

“好样的，英雄的战士！”话务员听得出来，指挥部首长的声音是激动的。“快报告情况吧。”

“是！”话务员急切地报告道：

“一号，敌人正分批地向高地反扑上来。红旗请求大炮支援，把敌人压下去。”

“放心吧，红旗，我们的大炮立即开炮！”

过了不到半分钟，我们的大炮发言了。炮弹带着惊心动魄的呼啸声横空越来，暴风般地扫向高地下的敌群。顷刻之间，地动山摇，炸得敌人伤的伤，死的死。

高翔和朴排长象两尊钢铁巨人，威武雄壮地挺立在高地上。

任敌机的炸弹在他们周围爆炸，他们象不曾听到，不曾看到一样，手拉得更紧，心贴得更近，一动不动。

敌人挡不住大炮的轰击和战士们的射击，败退下去了。

阵地上，红旗下，战火中，硝烟里，高翔和朴排长亲亲热热地搂成一团，脸膛紧紧地贴在一起。

经过这番艰苦的鏖战，敌人的第十六次冲锋又一次被打退了。阵地，寸土未丢；战火，锤炼英雄。战士们精神焕发地站立在阵地上，鲜艳的红旗，映着一张张笑脸，象朵朵盛开的鲜花；红旗哗哗啦啦的声响，向勇敢的战士们高唱着胜利的赞歌。

这时，朴排长从衣袋里取出怀表一看，无比兴奋地说道：

“同志们，总攻就要开始了！”